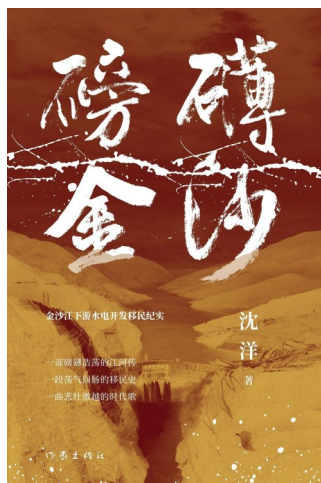


/// 读本好书

# 水电站建设历程中的时代情怀

## ——读沈洋长篇报告文学《磅礴金沙》



■刘敬

长篇报告文学《磅礴金沙》(副标题:金沙江下游水电开发移民纪实)是作家沈洋继《磅礴大地》《磅礴之路》后完成的“磅礴三部曲”的收官之作。这部作品饱含激情,震撼人心,既有宏大的场景描绘,亦不乏生动的细节勾勒,极具深度与广

度。沈洋引领我们满怀敬意地深入金沙江畔,踏上那片古老又火热的土地,去亲身感受向家坝、溪洛渡、白鹤滩、乌东德等四座超级水电站建设的波澜壮阔、重重艰险与无尽荣耀。作品不仅为我们详尽刻画了惊天动地的平民英雄群像,彰显了新时代的磅礴伟力,更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与自然、发展与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洞察与反思。

《磅礴金沙》全书20余万字,包括“溪洛渡的梦想”“向家坝的光芒”“白鹤滩上白鹤起”“大风起兮乌东德”等11个章节。作品开篇以“乌蒙高原的磅礴”为引子,生动地描绘了金沙江流域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特色。沈洋以真挚、细腻、精准的写实笔触,将乌蒙高原的广袤、壮美与神秘展现得淋漓尽致,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神奇的土地上;通过对当地“土著”民众推心置腹的采访和充满敬意的描写,展现了他们勤劳朴实、坚韧顽强与心系家国的优秀品质,为整部报告文学奠定了坚

实的精神基础。

随后,沈洋以向家坝、溪洛渡、白鹤滩、乌东德等水电站的建设为主线,以翔实的数据和专业知识的支撑,逐一展现它们从无到有、从梦想到现实的壮丽蝶变过程。通过对建设者的深入采访和实地探察,沈洋将水电站建设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呈现得淋漓尽致——从高山峡谷的艰辛开拓到技术难题的不断攻克,再到生态保护与移民安置的妥善处理,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难以想象的困难。而这些细节,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大国重器崛起之不易,更能让人体会到建设者们攻坚克难、矢志不移、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。

主旋律作品自应传递出一种凝聚人心、教人向善的正向价值观,而最为重要的一点,就是切合时代。正如沈洋所言:“你的文字、文学作品,要与这个时代同频共振,记录下身边的火热巨变和点滴感动。”在《磅礴金沙》一书中,扎根彩

之南多年的沈洋,除对这几项超级水电工程的建设者们进行了本色描摹与热情颂扬外,还将笔墨的重心集中于那些以人民为中心,永葆初心、无私奉献的基层移民干部。如溪洛渡农技校那位46岁的张姓女干部,尽管因肾功能出现问题而做了手术,腰间常挎着一个尿袋,但只要镇上有工作安排,她都会毫不犹豫地坚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到村里工作;如若需要到昆明去换尿袋,她也会叫丈夫去村里替班。而从市里到村里,像她一样的各级干部更是数不胜数,他们深知移民是“天下第一等难事”,却仍义无反顾地“奉献青春,牺牲自我,把生命与仁爱、忧患与良知融为一体,把生活同责任、奉献与担当联在一起,把生存同真、善、美结成一脉,和人民生活在一起,同吃同住同劳动,同呼吸,共命运”……

古人云:“安土重迁,黎民之性;骨肉相附,人情所愿也。”诚然,没有谁愿意背井离乡,诀别家园,更没有谁乐意迁坟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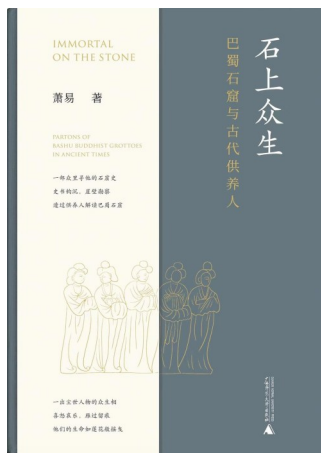
葬,不敬祖先。所以,对于移民群众的付出,沈洋更是敬意盈心,不吝笔墨,记录下他们舍小家为大家、平凡中见伟大的精神和壮举。以严云波为例,当他泪流满面,终无法抑制住“越来越大,越来越浑浊,越来越苍茫,比失去了亲人还要痛苦”的哭号时,即便铁石心肠的人也会鼻酸眼涩吧。实际上呢,他却是村子里最支持移民工作的人,甚至能在政府和群众之间架起一道桥梁,做了很多移民群众矛盾疏导化解工作,功莫大焉……

高峡出平湖,白鹭舞金沙;大坝江中起,绿电进万家。如今,4艘巨型“水电航母”早已成为活力满满的“清洁能源池”,在西电东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人民梦想圆,笔墨绘时代。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徐剑力赞《磅礴金沙》“堪称一部磅礴浩荡的江河传,一段荡气回肠的移民史,一曲悲壮激越的时代歌”。读罢,信矣!

# 探巴蜀石窟 寻微观史迹

## ——读萧易《石上众生》



■林颀

近3年前,我读过作家、学者萧易的《寻蜀记》(副标题:从考古看四川),对于其在四川各地所作的访古旅行印象深刻。《中国国家地理》编辑刘乾坤为《寻蜀记》作跋,提到萧易与《中国国家地理》的合作开始于2009年夏天,当时他请萧易撰

写安岳石窟的文章。在随后的10余年里,萧易一直在走访、研究中国石窟,并出版专著《空山——寂静中的巴蜀佛窟》。在该书中,萧易列举诸多证据,提出了巴蜀石窟是中国石窟下半阙的观点,将尘封已久的巴蜀石窟纳入国人视野。

《石上众生》(副标题:巴蜀石窟与古代供养人)是萧易的新作,是他延续已久的巴蜀石窟研究的一项成果结晶。与以往作品有所不同的是,从该书副标题就能感知到,萧易的视线更多落在“人”的身上。很少有人注意石窟的供养人,而萧易想要挖掘那些“人”的故事。

建造石窟是一项耗时、耗钱的工程。在古代,这些工程除了官办以外,大多源自民间信徒的自发筹资。信徒包括地方官吏、乡绅、商贾、贵妇,也包括普通的农人、村民等,他们都是石窟的供养人,来自各个阶层,各有心声和诉求。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状下建造石窟的?这个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

思考,也就成为了进入中国历史场景的另一个不错的渠道。

全书起笔,开始于安史之乱的一幕,唐玄宗率众仓皇逃离长安,奔蜀途中停留在有个叫观音崖的地方。江边岩壁星星点点悬着几个龛窟,永和公主触景生情,遂舍了些钱财,唤来些工匠开龛,稍后她随队继续西行。而此地唯留一座“永和公主龛”,寒酸粗糙,潦潦草草,无形中成为了安史之乱中唐朝皇室狼狈不堪的见证。

在安史之乱之前,巴蜀石窟艺术就已经萌芽。比如入蜀为官的韦抗、苏颙等人在利州开凿的千佛崖,经数十年时间历数人之手,这些官员的调任实际上印证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政局的风云动荡。所以,萧易称千佛崖为“大唐王朝兴衰的晴雨表”。

唐天宝六年(公元747年),地平县员外尉王伟在佛子崖捐资造像。在造像记中,他谈到自己不知何故被贬外放的遭遇,满腹委屈而又心怀希

冀。金牛道、米仓道沿途有很多类似的浅龛,如若不是开龛,“九品芝麻官”王伟或许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记载。有多少王伟这样的“沙子”被掩埋在历史的长河里?这就是供养人的微妙所求吧,留下那浅浅的印记也好啊。

从古至今,安禄山龛的名气都很大,文人墨客对它尤感兴趣,留下了许多有意思的考证。它的供养人到底是谁?真的是安禄山吗?巴蜀地区长久以来被作为“贬官之地”,谁能料到有一天,它竟然成了容纳四方亡客的安居之所。相比那些模糊的考证,更有意思的是长达千年的诗文相承,绵延不绝的感慨与唏嘘,一个王朝迟暮的背影,依稀犹在。

《石上众生》选取了百余位供养人的故事,大多数集中于唐朝,少部分是宋朝的。晚唐五代时期,因战乱频繁,寺院荒废,就算是巴蜀边地,随处开花的石窟盛况也难以维系;而宋朝因为经济趋于稳定繁荣,礼

佛风气兴盛,成为了巴蜀石窟的重要转型期。宋代商品经济发展,官宦、商贾家境殷实,有实力承担造像,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供养人群体的中坚力量。这在造型艺术上也有所表露,唐代石像服饰有薄若蝉纱的感觉,而宋代的观音像衣服要厚实些,褶皱更多,更倾向于市民的装束,因为宋人基本已经改穿棉布了——这是宋人的市井生活、人间情趣,这也是宋代气候整体变冷、服饰材质变化的客观反映。管中窥豹,这是历史的见证之一。

中国建造石窟,原来流行于北方和西域。安史之乱后,烽烟四起,生灵涂炭,北方兴盛的那些石窟相继衰落,而偏安一隅的巴蜀石窟随着“长安贵人”的涌入继之而兴。它们虽分散、零碎、且以浅龛为主,但其中的魅力,尤其是供养人身份的多样化,所唤起的是我们对于古代普通民众生活的更多关注,这是一部别样的微观历史。